

雷达◎主编

新中国
文学精品文库

短篇小说卷 下

DUANPIANXIAOSHUOJUAN



深圳出版发行集团
海天出版社

第 1 卷



短篇小說卷 ●

（此處為作者簡介或相關資訊）

雷达◎主编

新中国
文学精品文库



深圳出版发行集团
海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中国文学精品文库·短篇小说卷·下/雷达主编.
深圳:海天出版社,2010.1
ISBN 978-7-80747-779-2

I.新… II.雷… III.①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14833号

新中国文学精品文库·短篇小说卷(下)

XINZHONGGUO WENXUE JINGPIN WENKU, DUANPIAN XIAOSHUO JUAN, XIA

出品人 陈锦涛
出版策划 毛世屏
责任编辑 蒋鸿雁
谢芳
责任技编 钟愉琼
责任校对 张玫
封面设计 荆棘设计
装帧设计 海天龙

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
地 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33)
网 址 www.htph.com.cn
订购电话 0755-83460137(批发) 83460397(邮购)
设计制作 深圳市海天龙广告有限公司 Tel:83461000
印 刷 深圳市希望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2.75
字 数 400千
版 次 2010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1月第1次
定 价 88.00元(上、下)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编选前言

回眸六十年文学的来路，发现我们的时代无时无刻不在选择着文学，而我们的文学也在不断地选择着自己在时代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或自身对时代最敏感问题的回应，这种双向的选择越是刻板，僵硬，整一化，文学就不会真正繁盛，越是多样而自由，文学就能不断地焕发活力。六十年来，这个双向选择过程留下了大量经验或教训，内涵丰富而深刻。

对前三十年我只想说一点，那时可供作家选择的余地比较小，那时强调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强调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在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上，都有严格的限定。这当然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然而，作家和诗人们固然有如戴着镣铐的跳舞，但他们还有没有一定的选择能力呢？艺术还有没有它自身特殊的生存秘密呢？事物还有没有它的两面性呢？当然有！不少作家在那样的时空环境中，能把自己的创作能力和个性发射到极为可观的高度，有的至今放射着夺目的生命之光，不能不令人惊叹！它们虽然充满内在矛盾，有其局限性，但大体上在时间的河流中挺立住了。这是怎样的悖论和奇观啊，其中有哪些我们还没有发现的奥秘，实在值得深长思之。

后三十年间，时代环境，社会思潮，价值观念，审美意识都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我们的文学虽然有诸多的不足，但是，整体地看，文学的人文内涵的广度，文学功能的全方位展开，文学的方法、题材、风格、样式的多种多样，汉语叙事潜能的挖掘和发扬，以及生产机制和书写方式的解放，作家队伍构成的丰富层次，特别是第四媒体——网络化带来的冲击，皆与三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语。不管有多少干扰，受多少箝制，我们的文学在这三十年间仍然经历了一个不断解放自己，实现自己和壮大自己的过程，像是从狭窄的河床进入了开阔的大江，较前大大成熟了，丰富了，独立了。

在我看来，有一种精神是很重要的，它或隐或显地始终顽强存在着，那就是相当一批作家诗人批评家，在如何使文学走向自身，回归文学本体，卫护文学的自由和独立的存在上所进行的坚韧努力。这种努力保证了文学在最主要的方面，其人文精神含量和艺术技巧品位达到相应的高度。这里所谓的“文学自身”，可以视为对文学规律和审美精神的一种理想化境界的追求，以及对于文学本身的价值和意义的肯定。文学在失去轰动效应，甚至走向边缘化的情势下仍然活着，而且仍然不可替代地活着，强健地活着，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有人认为，当代文学无主潮，我却认为主潮还是存在的，不过它以极为曲折、复杂有时是潜在的形态存在着，且一度被遮蔽了，尤其前三十年。但它与五四精神遥相呼应，还是发展和贯通下来了。在我看来，寻找人，发现人，肯定人就是贯穿性的主线。这是从哲学精神上来看的。若从文学的感性形态和社会形态来看，那就是对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

以上就是我们这个选本的思想支点和审美依据，是最根本的选择标准和出发点。尽管我们总是说，心目中的大师还没有出现，想象中的旷世巨著似乎也未曾露面，但我们无法否认一个事实：60年以来的中国文学，恐怕在规模上、数量上、影响力上，超过了过去数千年以来的中国文学的任何阶段。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个选本是大跨度的，饱满的，美不胜收的。我们无意于要求选本历时性地体现六十年文学的全部事件和脉络。我们更看重的也许是每篇作品的文学价值。由于篇幅原因，长篇小说是无法进入这种选本的；理论批评我们编了，最后却因种种原因放弃了，主要是不成熟。时值共和国六十华诞，估计相似的选本肯定不会少，但我们相信，姚黄魏紫，各有各的眼光，我们的选本究竟怎么样，还是让它经受读者的检验吧。

编者

2009年11月

《新中国文学精品文库》

专家委员会

（排名不分先后）

程光炜	吴义勤	胡 平	阎晶明	李敬泽
李 星	雷 达	李 辉	李建军	贺绍俊
陈晓明	张颐武	孟繁华	白 烨	白 描
彭学明	朱向前	何向阳	张清华	谢有顺
洪治纲	李洁非	汤吉夫	程金城	赵学勇
施战军	王 干	张志忠	张 陵	汪 政

敬 启

由雷达先生主编的《新中国文学精品文库》，精选了新中国六十年来（1949-2009）出版的优秀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散文、杂文和诗歌作品。我们已经联系到大部分作者，他们同意将作品列入《新中国文学精品文库》出版，因涉及作家作品过广，仍有部分作者无法取得联系。请作者看到本书后尽快与我们联系，以便奉寄样书和稿酬。
谨致谢忱！

联系人：蒋鸿雁

电话：0755-83460371

Email: jhy1688@hotmail.com

海天出版社

2009年12月

目 录

CONTENTS

溪 鳗	林斤澜 (001)
走窑汉	刘庆邦 (010)
麦 客	邵振国 (019)
白色鸟	何立伟 (043)
归去来	韩少功 (048)
将军族	陈映真 (060)
系在皮绳扣上的魂	扎西达娃 (071)
无主题变奏	徐 星 (088)
合 坟	李 锐 (110)
阿梅在一个太阳天里的愁思	残 雪 (117)
十八岁出门远行	余 华 (121)
一 天	陈 村 (127)
塔 铺	刘震云 (137)
狗日的粮食	刘 恒 (159)
群蜂飞舞	阿 来 (169)
凉州词	格 非 (178)
女房东	严歌苓 (185)
哺乳期的女人	毕飞宇 (196)
厨 房	徐 坤 (203)
清水洗尘	迟子建 (217)
一夜盛开如玫瑰	池 莉 (232)
制造声音	贾平凹 (239)
清水里的刀子	石舒清 (245)
公羊串门	杨争光 (253)
冰雪美人	莫 言 (266)

驮水的日子	温亚军 (283)
三棒槌	阎连科 (289)
跟月亮结婚	红 柯 (300)
拾婴记	苏 童 (309)
穆桂英挂帅	谈 歌 (322)
我在荒岛上迎接黎明	王小波 (338)
吉祥如意	郭文斌 (343)

溪鳗

◎林斤澜

——矮凳桥的鱼非鱼小酒家

自从矮凳桥兴起了纽扣市场，专卖纽扣的商店和地摊，粗算也有了六百家。早年间，湖广客人走到县城，就是不远千里的稀客了。没有人会到矮凳桥来的，翻这个锯齿山做什么？本地土产最贵重的不过是春茶冬笋，坐在县城里收购就是了。现在，纽扣——祖公爷决料不着的东西，却把北至东三省、内蒙古，南到香港的客人都招来了。接着，街上开张了三十多家饮食店，差不多五十步就有一家。这些饮食店门口，讲究点的有个玻璃阁子，差点的就是个摊子，把成腿的肉，成双的鸡鸭，花蚶港蟹，会蹦的虾，吱吱叫的鲜鱼……全摆到街面上来，做实物招牌。摊子里面一点，汤锅蒸锅热气蒸腾，炒锅的油烟弥漫。这三十多家饮食，把这六百家的纽扣，添上了开胃吊舌头的色、香、味，把成条街都引诱到喝酒吃肉过年过节的景象里。

拿实物做广告，真正的招牌倒不重要了。有的只写上个地名：矮凳桥饭店。有的只取个吉利：隆盛酒楼。取得雅的，也只直白地叫做味雅餐馆。唯独东口溪边有一家门口，横挂匾额，上书“鱼非鱼小酒家”，可算得特别。

这里只交代一下这个店名的由来，不免牵扯到一些旧人旧事，有些人事还扯不清，只好零零碎碎听凭读者自己处理也罢。

店主人是个女人家，有名有姓，街上却只叫她个外号：溪鳗。这里又要交代一下，鳗分三种：海鳗、河鳗、溪鳗。海鳗大的有人长，蓝灰色。河鳗粗的也有手腕粗，肉滚滚一身油，不但味道鲜美，还滋阴补阳。溪鳗不多，身体也细小，是溪里难得的鲜货。这三种鳗在生物学上有没有什么关系，不清楚。只是形状都

仿佛蛇形，嘴巴又长又尖，密匝匝锋利的牙齿，看样子不是好玩的东西，却又好吃。这三种鳗在不同的水域里，又都有些兴风作浪的传说。乡镇上，把一个女人家叫做溪鳗，不免把人朝水妖那边靠拢了。

不过，这是男人的说法。女人不大一样。有的女人头疼脑热，不看医生，却到溪鳗那里噉噉喳喳，一会儿，手心里捏一个纸包赶紧回家去。有的饭前饭后，爱在溪鳗店门口站一站，听两句婆婆妈妈的新闻。袁相舟家的丫头她妈，就是一天去站两回三回的一个。

这天早晨，丫头她妈煮了粥就“站”去了。回来把锅里的剩粥全刮在碗里，把碗里的剩咸菜全刮在粥里，端起来呼噜喝一大口，说：“溪鳗叫你去写几个字呢。”

袁相舟穷困潦倒的时候，在街上卖过春联，贴过“代书”的红纸，街坊邻居叫写几个字，何乐不为。答应一声就走了去。

这家饮食店刚刚大改大修，还没有全部完工。先前是开一扇门进去，现在整个打开。后边本来暗洞洞的只一扇窗户，窗外是溪滩，现在接出来半截，三面都是明晃晃的玻璃窗，真是豁然开朗。这接出来的部分，悬空在溪滩上边，用杉篙撑着，本地叫做吊脚楼的就是。

还没有收拾停当，还没有正式开张。袁相舟刚一进门，溪鳗就往里边让。袁相舟熟人熟事的，径自在吊脚楼中间靠窗坐下，三面临空，下边也不着地，不觉哈了一口气，好不爽快。这时正是暮春三月，溪水饱满坦荡，好像敞怀喂奶、奶水流淌的小母亲。水边滩上的石头，已经晒足了阳光，开始往外放热了；石头缝里的青草，绿得乌油油，箭一般射出来了；黄的紫的粉的花朵，已经把花瓣甩给流水，该结子结果的要灌浆做果了；就是说，夏天扑在春天身上了。

一瓶烫热的花雕递到袁相舟手边，袁相舟这才发觉一盘切片鱼饼，一双筷子一个酒杯不知什么时候摆上桌子。心想先前也叫写过字，提起笔来就写三个大字：“鱼丸面”。下边两行小字：“收粮票二角五、不收粮票三角”。随手写下，没有先喝酒的道理，今天是怎么了？拿眼睛看着溪鳗……

素日，袁相舟看溪鳗，是个正派女人，手脚也勤快，很会做吃的。怎么说很会做呢？不但喜欢做，还会把这份喜欢做了进去，叫人吃出喜欢来。她做的鱼丸鱼饼，又脆又有劲头，有鱼香又看不见鱼形。对这样的鱼丸鱼饼也还有不实之词，对这个做鱼丸鱼饼的女人家，有种种稀奇传说，还有这么个古怪外号，袁相

舟都以为不公平道。

追究原因，袁相舟觉着有两条：一是这个女人长了个鸭蛋脸，眼窝还里眶。本地的美人都是比月亮还圆，月亮看去是扁的，她们是圆鼓鼓的。再是本地美人用不到过三十岁，只要生了两个孩子就出老了。这个女人不知道生过孩子没有，传说不一，她的年纪也说不清。袁相舟上中学的时候，她就鲜黄鱼一样戳眼了。现在袁相舟鹤发童颜一个退休佬，她少说也应当有五十。今天格子布衫外边，一件墨绿的坎肩，贴身，干净，若从眼面前走过去，那袅袅的，论腰身，说作三十岁也可以吧。

溪鳗见袁相舟端着酒杯不喝，就说戏文上唱的，斗酒诗百篇。多喝几杯，给这间专卖鱼丸、鱼饼、鱼松、鱼面的鱼食店，起个好听的名号。溪鳗做鱼，本地有名气，不过几十年没有挂过招牌，大家只叫做溪鳗鱼丸、溪鳗鱼面……怎么临老倒要起名号了？袁相舟觉着意外，看看这吊脚楼里，明窗净几，也就一片的高兴，说：

“咳，你看丫头她妈，只给我半句：叫你写几个字。连一句话也没有说全。”

溪鳗微微一笑，那牙齿密匝匝还是雪白的，说：

“老夫妻还是话少点的好，话多了就吵了。不是吵，哪有这么多话说呢。”

说着，眼睛朝屋角落一溜。屋角落里有个男人，坐在小板凳上，脚边一堆木头方子，他佝偻着身子，拿着尺子，摆弄着方子，哆哆嗦嗦画着线。要是小孩子玩积木吧，这个男人的两鬓已经见白了，脑门已经拔顶了。袁相舟走进屋里来，没有和他打招呼，没有把他当回事。他也没有出声，也没有管别人的闲事。

锅里飘来微微的糊味儿，这种糊味儿有的人很喜欢。好比烟熏那样，有熏鸡、熏鱼、熏豆腐干，也有糊肉、糊肘子，这都是一种风味。溪鳗从锅里盛来一盘刚焙干的鱼松，微微的糊味儿上了桌子。袁相舟也不客气，喝一口酒，连吃几口热鱼松，鱼松热着吃，那糊味特别的香，进口的时候是脆的，最好不嚼，抿抿就化了。袁相舟吃出滋味来，笑道：

“你这里专门做鱼，你做出来的鱼，不论哪一样，又都看不见鱼。这是个少有的特点，给你这里起个招牌，要从这里落笔才好。”

溪鳗倒不理睬，不动心思，只是劝酒：

“喝酒，喝酒，多喝两杯，酒后出真言，自会有好招牌。”

说着，在灶下添火，灶上添汤，来回走动，腰身灵活，如鱼游水中，从容自在。俗话说忙者不会，会者不忙，她是一个家务上的会人。

袁相舟端着杯子，转脸去看窗外，那汪汪溪水漾漾流过晒烫了的石头滩，好像抚摸亲人的热身子。到了吊脚楼下边，再过去一点，进了桥洞。在桥洞那里不老实起来，撒点儿娇，抱点儿怨，发点儿梦呓似的呜噜呜噜……

那一座桥，就是远近闻名的矮凳桥。这个乡镇也拿桥名做了名号。不过桥名的由来，一般人都说不知道。那是九条长石条，三条做一排，下边四个桥墩，搭成平平塌塌、平平板板的一条石头桥。没有栏杆，没有拱洞，更没有亭台碑碣。从上边看下来，倒像一条长条矮脚凳。

桥墩和桥面的石条缝里，长了绿荫荫的苔藓。溪水到了桥下边，也变了颜色，又像是绿，又像是蓝。本地人看来，闪闪着鬼气。本地有不少传说，把这条不起眼的桥，蒙上了神秘的烟雾。

不过，现在，广阔的溪滩，坦荡的溪水，正像壮健的夏天和温柔的春天刚刚拥抱，又马上要分离的时候，无处不蒸发着体温。像雾不是雾，像烟云，像光影，又都不是，只是一片的朦胧。

袁相舟没有想出好招牌来，却在酒意中，有一支歌涌上心头。二十多年前，袁相舟在县城里上学，迷上了音乐。是个随便拿起什么歌本，能够从头唱到尾的角色。

花非花，雾非雾

夜半来，天明去

来如春梦几多时

去似朝云无觅处

这歌词原是大诗人白居易的名作。白居易的诗，袁相舟本来只知道“江州司马青衫湿”，那一首《琵琶行》。因唱歌，才唱会了这一首。

见景生情，因情来歌，又因歌触动灵机，袁相舟想出了好招牌，拍案而起。

身后桌子上，不知什么时候铺上了纸张，打开了墨盒，横着大小几支毛笔。这些笔墨都是袁相舟家的东西，也不知什么时候丫头她妈给拿过来了。袁相舟趁着酒兴，提笔蘸墨汁，写下六个大字：“鱼非鱼小酒家”。

写罢叫溪鳗过来斟酌，溪鳗认得几个字，但她认字只做记账用，没有别的兴致。略看一眼，她扭身走到那男人面前，弯下腰来，先看看摆弄着的木头方子，对着歪歪扭扭画的线，笑起来说：

“画得好，真好。”

其实是和哄一年级小学生一样。说着平伸两只手在男人面前，含笑说了声：

“给。”

那男人伸手抓住她给的手腕子。溪鳗又说了声：

“起。”

男人慢慢被拉了起来，溪鳗推着男人的后背，走去看新写的招牌。

这个男人的眼睛仿佛不是睁着，是撑着的。他的脸仿佛一边长一边短，一边松动一边紧缩，一只手拳着，一半身子僵硬。他直直地看了会儿，点着头：

“呜啊，呜啊，啊……”

溪鳗“翻译”着说：

“写得好，合适，就这样……”

一边让袁相舟还坐下来喝酒，又推着男人坐在袁相舟对面。袁相舟想着找几句话和男人说说呢，也不知道他喝不喝酒，给不给他拿个酒杯……还没有动身，溪鳗端过来两碗热腾腾的鱼面，热气里腾腾着鱼的鲜味、香味、海味、清味。不用动脑筋另外找话说了，眼前这鱼面的颜色、厚薄、口劲、汤料，就是说不尽的话题。

鱼面也没有一点鱼样子，看上去是扁面条，或是长条面片。鱼面两个字是说给外地人听的，为的好懂。世界上再没有别的地方，吃鱼有这种吃法。本地叫做敲鱼，把肉细肉厚，最要紧是新鲜的黄鱼、鲈鱼、鳗鱼去皮去骨，蘸点菱粉，用木槌敲成薄片，切成长条……

三十年前，这个男人是矮凳桥的第一任镇长。那时候凡是个头目人，都带枪。部长所长背个“木壳”，镇长腰里别一支“左轮”。那“左轮”用大红绸子裹着塞在枪套里，红绸子的两只角翘在枪套外边，真比鲜花还要打眼。记不清搞什么运动，在一个什么会上，镇长训话：

“……别当我们不掌握情况，溪鳗那里就是个白点。苍蝇见血一样嗡到那里去做什么？喝酒？赌钱？迷信？溪鳗是什么好人，来历不明。没爹没娘，是溪滩上抱来的，白生生，光条条，和条鳗鱼一样。身上连块布，连个记号也没有，白

生生，光条条，什么好东西，来历不明……”

过不久，规定逢五逢十，溪鳊要到镇上汇报思想，交代情况。镇长忙得不亦乐乎，溪鳊要跟着他走到稻田中间，或是溪滩树林去谈话。

镇长当年才二十多岁，气色红润，脸上还没有肥肉，身上已经上膘。一天傍晚，从锯齿山口吃了酒回来，敞开衣服，拎着红绸枪套，燥燥热热地走到矮凳桥头，日落西山，夜色在溪滩上，像水墨在纸上洒了开来。镇长觉着凉爽，从桥头退下来，想走到水边洗一把脸，醒一醒酒。哟，水边新长出来一棵柳树？哟，是个人，是溪鳊。

“你在这里做什么？鬼鬼怪怪的。”

溪鳊往下游头水里一指，那里拦着网。

“人是要吃饭的。”

“也要吃酒。这两天什么鱼多？”

“白鳊。”

“为什么白鳊多？它过年还是过节？”

“白鳊肚子胀了，到下边去甩籽。”

溪鳊只管袅袅地往前走，镇长追了上去，说：

“我没有醉，骗不了我，随你鬼鬼怪怪……”

眨眼间，只见前边的溪鳊，仿佛一个白忽忽的影子。脚下绿荫荫的石头桥却晃起来，晃着晃着扭过长条石头来。这桥和条大鳊似的扭向下游头，扭到水中央，扭到网那里，忽然，一个光条条的像是人，又像是鳊，又好看，又好怕，晃晃地往网那里钻……

镇长张嘴没有叫出声来，拔腿逃命不成脚步。有人在路边看见，说镇长光条条，红通通——那是酒的不是了。

一时间，这成了茶余酒后的头条新闻。过不久，镇长倒了霉，调到一个水产公司当了个副职。这还藕断丝连地给溪鳊捎些做鱼松的小带鱼，做鱼丸的大鲈鱼来。

袁相舟到县城上学，在外边住了几年。影影绰绰听说溪鳊生过一个孩子，和谁生的？究竟有没有做下这种传宗接代的事？也无凭据。

倒是这乡镇改造过商贩，也不断割过“尾巴”，个体的饮食业好比风卷落叶了。可是风头稍过一过，溪鳊这里总还是支起个汤锅，关起门来卖点鱼丸，总还

有人推门进来，拿纸包了，出去带门。

袁相舟看见过屋里暗洞洞的，汤锅的蒸气仿佛香烟缭绕，烟雾中一张溪鳗的鸭蛋脸，眼眶窝里半合着眼皮，用一个大拇指把揉透的鱼肉，刮到汤锅里，嘴皮嚅嚅的不知道是数数，还是念咒。有的女人家拿纸包了回家，煮一碗热汤，放上胡椒米醋，又酸又辣端给病人吃。

袁相舟又喝了两杯花雕，看着对面当年的镇长，把一碗鱼面吃得汤水淋漓，不忍细看。转头去看窗外，蒸蒸腾腾，溪上滩上似有似无的烟雾，却在心头升起，叫人坐不住，不觉站起来，拿笔斟酌着又写下几句：

鳗非鳗，鱼非鱼
来非来，去非去
今日春梦非春时
但愿朝云长相处

溪鳗走过来看一眼，没有看清，也不想看清，就扭身拿块布给那男人擦脸上、手上、衣襟上的汤水，搀起男人，推着他到字纸面前。男人直着撑着的眼睛看了会儿：

“呜啊呜啊，呜呜呜啊……”

溪鳗淡淡笑着，像是跟自己说话：

“他说好，他喜欢，他要贴起来，贴在哪里？他说贴在里屋门口，说贴就要贴，改不了的急性子……”

男人伸手拿纸，拳着的左手帮着倒忙。溪鳗说：

“你贴你贴，我帮你拿着这一头。”

溪鳗伸开两只手，拿住了纸张的五分之四，剩下一条边让男人托着，嘴里说：

“我们抬着，你走前头，你看好地方，你来贴……”

溪鳗在里屋门口板壁上刷上浆子，嘴里说：

“我帮你贴上这个角，帮你贴贴下边。你退后一步看看，啊，不歪不斜，你贴端正了……”

却说当年的镇长祸不单行，随后又打个脚绊，从水产公司的副职上跌下来，